

发现·运河

刘焘府邸就在建华街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 王少华

在明代，沧州曾出过一位名将，他就是御虏北疆、抗倭沿海，戎马一生、战功显赫的刘焘。人们可能知道，刘焘是运河畔刘辛庄人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他的府邸在哪里。最近走访运河时，我们从刘氏后人口中得知，刘焘府邸就在运河古巷建华街、四合街一带。这一发现，也将这条老街的历史一下子推到500年前。



刘焘画像

他的边防议、书稿以及诗歌、奏疏、书信等，其中就有不少与沧州有关的记载。

刘焘故事世代相传

记者最先是在《武乡续谭》一书中发现这一说法的。书中提到：“刘焘自在朝廷任职，按照大明惯例，就搬到沧州市区安家。据刘氏后人介绍，他的府邸在现建华街东北大堤200余米处，位置大约同观西岸胜利公园纪念碑相对。遗址现已不存。”

书中所说的位置，正是建华街！记者赶紧联系此书作者、文化学者邢景会，求证此说的出处。邢景会说，这是他几年前在刘焘家乡刘辛庄村采访时，听刘氏后人刘德瀛介绍的。当时还有其他刘氏后人在场。

11月22日一早，我们沿运河堤岸来到刘辛庄村委会。村党支部书记刘洪路听说来意后表示，刘德瀛老人已去世，村中依然有人在刘焘及刘氏家族的研究。在他的热情介绍下，很快，我们见到了81岁的村民刘卷瀛、刘镇连。

刘卷瀛在村中辈分很大，珍藏着刘氏家谱和家谱家书。刘镇连则带来了他们整理的《刘带川公遗集》。说起先祖，两位老人一脸的骄傲：“刘焘自幼聪颖过人，文武全才，尤其精于骑射。他是进士出身，官至两广、蓟辽总督，兵部左侍郎、左都御史。他南征北战，立下无数战功，戚继光、俞大猷等都在他麾下效命。尤其戚继光，得到刘焘的提携。”

说起刘焘在沧的府邸，两位老人很肯定地说，按照明代规定，官员不允许在乡下居住，要住在城中。刘焘告老还乡后，所建府邸就在沧州城西北临近运河的地方。刘氏世代相传，就在建华街北边紧挨运河一带。刘镇连说：“先祖刘焘有6个儿子，其中3个夭折。剩下的3个中，长子刘维城后来留居沧州城，二子、三子回到了刘辛庄。”

诗文记录明代沧州

刘焘字仁甫，号带川，26岁中进士，27岁被任命为济南府推官，很快改任武职，开始了戎马生涯。直到58岁，皇帝才准许他致仕回沧。在这里，刘焘住将近30年。

在刘镇连家，两位老人拿出珍藏的老家谱，讲起年节祭祀先祖时，都会供奉刘焘画像的情景。画像一文一武，武将画像中，一位中年男子白盔白甲，在战马上正搭箭拉弓。刘卷瀛说：“沧州名人植物园里刘焘的塑像，就借鉴了家谱中刘焘的武将画像。”

刘焘尚武擅文，著述颇多。刘氏后人整理的《刘带川公遗集》，就收录了

他在《游南湖》中写道：

南浦披图尽日游，寻芳拾翠曲江头。
红尘不管炎凉态，青史何须姓字留。
鱼跃鸢飞常作伴，金章紫绶亦为俦。
目前美景松亭际，欲傍春晖乐未休。
家乡运河的春日美景令他流连忘返，官场百态、红尘炎凉、功名利禄都随着潺潺河水一去不返。这一天，他游兴大浓，直到日暮依然徜徉松亭。余晖映照，这位戎马一生、铁血沙场的老人，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乐。

在沧居住期间，刘焘热心文化公益事业，写了《重修插花庙记》《重修水月禅寺立碑记》《重建永寿寺碑记》等。这些碑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为我们复原了16世纪沧州的风土人情。刘焘活到了87岁。他鼓励月川先生为家乡纂修志书，于是有了万历《沧州志》。他欣然为之作序，此时，虽年过八旬，文字中依然流动着英雄豪气。

建华街上寻访古迹

沿运河走，从刘辛庄到建华街并不算远，81岁的刘镇连与我们同行。

刘镇连曾任南陈屯中心校校长，一肚皮的老掌故。他挖掘整理先祖刘焘的故事10年了，先祖的每个故事都能信手拈来、随口而出。

从建华街向北，漫步建华街、四合街，很确切地说出刘府的位置了。刘镇连说可能在盐场，但明代长芦盐正兴盛，盐场太过热闹，不适合养老。南边的建华街离西城门近在咫尺，更适合建府邸。而且，这里明代有浣花洲别墅，清代有方家花园、课稼山庄都是清幽静雅的地方。



刘镇连来到运河盐场码头一带，寻访先祖刘焘遗迹。

化，承载乡愁，烟味味道和青春气息交织成千年古城独有的风情画。

走进南川老街，既有青砖黛瓦之下的古建筑、老物件、老玩意儿，似曾相识，倍感温馨；又有曲廊通幽中的新亭榭、新灯饰、新风情，眼前一亮，倍感新鲜。

歌曲《南川老街》由沧州人自己编创演唱。这首歌曲采用C小调，旋律流畅，好好听唱。歌词紧紧抓住南湖、南

“给你们讲个‘十八举子不如沧州二联接’的故事吧！”刘镇连说，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条街上。那是明嘉靖末年春，御河冰消雪融，水波乍暖。正在家中闲居的刘焘，忽然听家丁报说运河上驶来一船，用的是“双龙吐须”纤。当时的规矩，只有皇上出行才用这种纤。刘焘赶紧穿戴整齐，来到岸边准备接驾。谁知，那船并非龙船，船头布标上写着“某某十八举”五个大字。刘焘明白了：这是新科举子在僭越显摆。他勃然大怒，命人取来弓箭，射断了纤绳。举子们大惊失色，一问之下，才知射箭之人正是兵部刘焘大人，赶紧谢罪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刘焘为什么叫“二联接”？刘镇连说，科举考试连中两科叫联接，刘焘25岁中举人，26岁中进士，是少有的联接进士。

刘镇连说，十八举子因此怀恨在心。他们约定，日后无论谁进了翰林院，都不为刘焘立传。

青史中关于刘焘的记载少之又少，对一位功勋赫赫的名将来说，这是不应该的。虽然此事难辨真伪，但即便是传说，也表明了老百姓对一代名将耿直刚正的敬佩，以及其被青史埋名的感喟。

走到盐场码头，刘镇连停下了脚步。他指着对岸的戴家园码头说，刘戴两家都是当时的名门望族，也是姻亲，刘焘的女儿嫁入戴家，戴才的孙女也嫁入刘家。此后两家互有婚嫁。老人扶栏杆远望，银波清涟中，仿佛看见先祖刘焘在北疆弯弓、沿海平倭外，还有看着女儿临河出嫁时笑意盈盈、慈祥喜乐的模样。

邢景会说，戴家园后来出了一位户部尚书戴明说，他有一个私家园林，名为定园，就在对岸。定园是沧州学子们聚会讲学的重要场所，大儒孙奇逢曾在此讲学20日，学风之盛，影响深远。

邢景会说，刘焘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沧州骄子。他文科取仕，武职扬名，历史给他的定位是军事家、抗虏平倭的民族英雄。如果从武术的角度来审视，其射技、其对弓箭在战争中应用的论述，其部队在战争中对抗作用最大程度的发挥，后人都难以望其项背。他是沧州的骄傲，也是沧州武林的标志性人物。



刘卷瀛(左一)、刘镇连介绍情况。

韩香：庄稼地里绽放戏之花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通讯员 李占武 摄影报道



各种戏曲比赛的奖杯和证书是韩香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

初冬的清晨寒气袭人。韩香骑着电动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一棵棵落得只剩下几片叶子的树木被她甩在身后。附近有个白事，她要赶去“打差”。北风凛冽，可她觉得冷。耳机里循环播放着各种评剧唱段，她轻声哼唱着，一副陶醉享受的表情。

“打差”就是在红白事上唱戏。冬季，赶到附近县市“打差”，是韩香的主要经济来源。

50岁的韩香是泊头市富镇镇富镇村土生土长的农民。可看过她登台唱戏的人都问，这是国家团还是省团的哪位艺术家？也难怪大家这么问，她唱得好、台风好，站在台中央，有一种角儿的气场。

实际上，她命运多舛，听戏、唱戏、学戏、演戏是她抗争命运的另一种方式。就算在没有人关注的庄稼地里，扛锄头的她也愿意唱给天地听。

有戏相陪 度过多少艰难时刻

韩香的妈妈和弟弟都有智力残疾，弟弟智障还严重。10岁起，她就开始和爸爸干农活儿。小时候，她学习成绩很好，一直是全校前三名，还在泊头市作文竞赛上获得了一等奖。但是，面对沉重的家庭负担，13岁的她不得不辍学。校长、班主任几次上门劝说，她流泪回答：也许，这就是命吧！

从此，韩香的天地，除了家，就是七八亩的庄稼地。春耕秋收，一年四季，她有第三季长在庄稼地里，种麦子、收麦子、轧场、刨玉米秸……一睁眼就是干不完的活儿。唯一的娱乐就是听爸爸的戏匣子。农民出身的爸爸喜欢文艺，会拉二胡，冬天农闲时，会拉上几段，总多呜咽悲声。而这却是韩香最温暖的童年记忆。

“爹爹的担子有千斤重，我也要担上八百斤。”这是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的唱段。累得不行了，韩香就哼唱这段戏。唱着唱着，就觉得累了。

结婚后，依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。娘家加上婆家的地，一共十五六亩，每天都一眼望不到头的劳作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大女儿出生了。那时，地里的很多活儿还依靠人工。每天天一亮，她带上女儿和干粮就下地干活儿，一口气干到晌午才回家。和她们娘俩做伴的，是录音机里一段接一段的评剧白派唱腔。“千山万水来到京城”“阵阵寒风透骨”“亚麻麻了一扎扎高”……她把女儿放在地头，录音机别在身



韩香剧照

上，边干农活儿边听戏，听着听着就进了戏里，仿佛秦香莲、杜十娘、《小女婿》里的香草就站在眼前。她们的经历中有自己的影子，她和戏里的她们一样的无奈、辛酸，也一样的坚韧、顽强。

“戏是我的精神支柱，也是我的人生寄托。对我来说，没啥都行，就是不能没戏。”韩香说，她是个柔弱的女人，也是个倔强的女人。生活已经很辛苦了，但不能没有诗和远方。从离开校园的那一刻起，她再也不敢奢谈诗歌，戏却一直陪着她，度过了人生不知多少困厄时刻。她说，世人皆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就看自己怎么面对。她的人生信条是：信命不认命，才能改变命运。

偶展歌喉 一举登上戏曲赛场

20世纪80年代，富镇就已成为全国最早的汽车装具市场。受市场环境影，2010年，大女儿在淘宝上开网店卖汽车配件，韩香有时间就去帮忙，从此开始接触网络。

2013年，她偶然进入了一个评剧直播间，发现很多人在里面唱戏。她也想试试。管理员问她是否唱过戏，她说，从没唱过。人家鼓励她好好练习，第二天早上趁人少时试唱一段。

当晚，她背着家人偷偷练了一晚上。第二天在直播间一亮嗓，管理员惊呆了：您肯定没说实话，一听最少有10年的工夫。不久，一位专业的评剧老师也来到了直播间，听了她的唱后说：“明年北京有票友比赛，你来吧！”

韩香一直认为自己嗓子不好。她中低音宽厚低沉，常被大人批评不够甜美。她喜欢白派，一是因为个人经历，二也是因为白派唱腔低沉圆润，她天然地亲近白派。听老师这么一说，她的信心一下子鼓了起来。

韩香真的去了。那是她第一次登台，在央视“过把瘾”海选中，紧张得双手都是汗。她忘了自己是怎么上台、下台的，更忘了自己是怎么唱下来的。事后，她红着脸对那位赏识她的老师说：“我太紧张了。”老师告诉她，紧张就是没自信，你是为舞台而生的，回去好好练，早晚有一天会拿奖的。又说，一看你就是农村的柴火妞儿，要想唱戏还得注意外在形象。

这位老师叫寇淑英，是韩香遇到的第一个贵人。

回来后，韩香着魔般地听戏、学唱。没有老师，她就一遍遍地听录音、看视频，每天百十遍地听、百十遍地唱。下地唱，做饭唱，带孩子唱，伺候老人也唱。冬天农闲时，又到了她卖菜的季节。从辛集用麻袋背回来的菜放在三轮车上，很快就能围上一群老太太。她给她们唱戏，她们帮她卖菜。她的菜是十里八乡卖得最好的；她的唱，也是站在大街口，迎着凛冽的北风，面对乡亲们练出来的。

很快，韩香就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：中国评剧院白派名家刘萍。

在“谁与争锋”评剧票友比赛上，韩香得知自己的偶像刘萍就坐在评委席上，激动得无以言表。这么多年来，她一直在学唱刘萍的戏，心中早已视其为师。那次比赛，她演唱的是新编戏《家》中瑞珏“洞房中进来一个人”一段唱。瑞珏的身上有她的影子，她把自己的情绪融进表演中，声情并茂，非常感人。比赛结束后，刘萍特意留下了她。

“你一唱，我的心就动了。闭上眼睛听，太像我年轻时的声音了。”刘萍说。

“只要能唱戏，我就是快乐的，日子不苦了，也不累了。”韩香答。

她白派唱腔，还给了她很多自己的录像、伴奏带、评剧资料等。那一次，韩香获得优秀奖。此后，她一发而不可收，成了戏曲比赛中的常客。

峰回路转 困厄处绽放戏之花

韩香的名字是爸爸起的，取“不是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”之意。爸爸去世，韩香从小就懂事，生活有时虽然是苦的，但依然要坚强地、唱着欢乐呵呵地迎接它。

有一段时间，只要有戏曲比赛，韩香肯定参加，而且常常捧得金奖归。评委们说：“几乎每次比赛都能看见她的身影。她的演唱，有人物、有感情，肯定下功夫了。”问她是不是有名家指点？每当这时，韩香总是微笑不语。她说，自己从不在乎名次，只想磨炼舞台经验。她不提老师的名字，就是不想借助老师的光环，而是凭自己的实力赢得比赛。

北京一个剧团看中了她，邀请她加入。从业余票友到专业演员，要付出多少努力？只有业内人士才说得清这背后的付出。她不怕，欣然接受邀请，并顺利通过考核。她太爱这方舞台了，付出多少都觉得值。

大半年后，她回家休假，因为家庭原因她再也不能回团了。从那以后，种地外，她又多了一项工作：“打差”。女儿和儿子要上学，“打差”一次，能赚100多元钱，在农村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
一次“打差”时，车上物品爆炸，她正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当时就被炸得昏迷不醒。最终，命是保住了，却重度耳膜穿孔，右耳听力完全丧失。“听不见了，还唱什么戏？”她一度绝望。幸好，一年后康复了，她又重新站上了舞台。

2019年冬天，她骑电动车去“打差”，路面冻冰，车轮打转，她一下摔出去老远，造成腰椎粉碎性骨折。躺在床上保守性治疗期间，她疼得涕泪横流，嘴唇都咬破了。她让丈夫给她放评剧录音，戏声大过她的哭声。“提父母养育之恩如天如地，为人子当自立报答不完……”听着戏，她又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。“我死了，智障的妈妈、弟弟谁管？爸爸临终的托付，我还没完成……”

刘萍得知后，第一时间打电话鼓励她。她万念俱灰，眼泪流干了，连哭都不会了。刘萍说：“躺在床上你也要练，你一定行，将来还会回舞台的。就算回不来了，你在网上唱，唱给我听！”老师的话一下触动了她，她又哭出了声。刘萍说：“哭吧，有多少委屈和不甘，你都哭出来！哭完了，一定要唱出来，要笑着面对！”

3个月后，韩香能慢慢坐起来了。她告诉丈夫：“给我准备好纸尿裤和水杯、干粮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，你快去打工赚钱吧！”又是3个月，她能拄着双拐，慢慢挪动双脚了。练走的时候，每挪一步，她就唱一句。一段唱完，也从屋子东头走到了西头。

不能登台，她就在网上开播接着唱，收获了1万多粉丝。她唱《评剧皇后》中白玉霜的唱词：“三十余年如转瞬……我也想认认真真去唱戏……”唱青衣：“青衣的苦，是出嫁离家的苦，是生儿育女的苦，是没米烧柴的苦，是红颜渐凋的苦……”戏词句句，唱的是自己的心声。

身体稍好，韩香就出山了。如今，她不是“打差”，就是去各地参加比赛。她擅演悲剧，嗓音低沉婉转，如冰下泉流般幽咽多情，总能打动人心。

这朵在命运多舛处绽放的戏之花，坚强乐观，让人们欣赏且尊敬。

一首《南川老街》助力沧州文旅

本报讯（记者齐斐斐）“我问南湖柳，你在哪？柳儿为你火树银花。我问南川楼，你在哪？楼儿为你翘首挺拔……”近日，一首由我市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歌曲《南川老街》，以其热情的曲调、深情的演唱、朗朗上口的歌词大受好评。

沧州大运河畔，清风楼、南川楼、朗吟楼遥相呼应。如同苏州的山塘老街、福州的三坊七巷，带着沧州人记忆的南川老街，铺陈于运河岸边，传承文

化，承载乡愁，烟味味道和青春气息交织成千年古城独有的风情画。

走进南川老街，既有青砖黛瓦之下的古建筑、老物件、老玩意儿，似曾相识，倍感温馨；又有曲廊通幽中的新亭榭、新灯饰、新风情，眼前一亮，倍感新鲜。

川楼、沧曲桥、古渡口这些标志性景观，主歌部分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，引人入胜；副歌部分既有梦回老家，又有网红打卡，美不胜收。词风浅而不白，优美流畅，整体表达上充满诗情画意。

《南川老街》作词崔增录，作曲、编曲刘伟。演唱者袁冰是市第十四中学的一名音乐老师，曾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及省级卫视以歌曲的形式宣传沧州武术、杂技等本土文化。